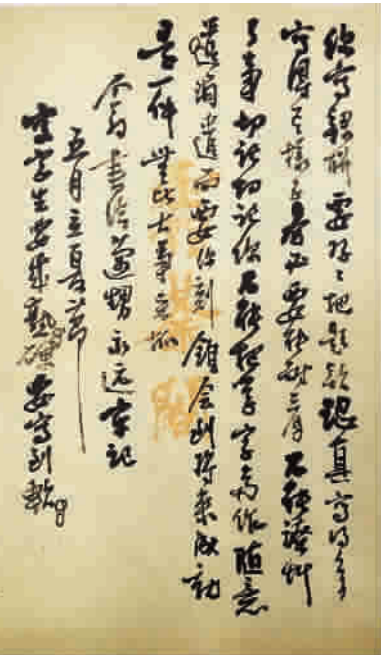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一次书法名家的展览会上，见到了久违的老书法家黄迈人先生。我们边观赏边交谈，临分手了仍意犹未尽，相约改日到他寓所再叙。就我而言，由于迈人兄是王个簃外甥，平时又来往密切，很想从他那里了解到王老更多的轶事。于是不久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
果然，我一进门便看到一件王老书赠迈人兄的信函，写在印有“霜茶阁”（王老室名）的笺纸上，谆谆教诲他务必认真对待书法艺术。就这样，我们的聊天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。

迈人兄 1937 年出生于海门的书香门弟，父亲对字画之道颇有研究，收藏甚多。受家庭熏陶，他自幼便对写字画画兴趣浓厚。而此时的王个簃，早已离开家乡，随侍吴昌硕左右学习诗书画印，后来则任上海美专国画系主任，在书画界享有盛名了。一直到 1957 年，黄迈人作为上海乒乓球队知名运动员，才初次见到舅父王个簃。

迈人清楚地记得，那时舅舅住在愚园路，后门正对中山公园。舅舅家在三楼，有一间画室，一间卧室。对这位爱好书画的外甥，王老很是高兴，嘱咐他常来走动。从此，舅甥两人常相往来，叙亲情，论艺术，一谈半天。不过，一直要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，黄迈人才真正投身于书法篆刻艺术之中。

迈人兄告诉我，许多年来，他遵循舅舅制定的学艺途径，从汉碑入手，专攻篆隶，精研石鼓文。他每天用五六个小时，一遍遍临写《史晨》《乙瑛》《张迁》等碑以及石鼓文，写完交舅舅批改，再布置下一次作业。所谓业精于勤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黄迈人书法越来越精纯，呈现出吴门的精髓。这让王老十分欣喜，说外甥书法厚、重、大、拙，有雄健苍劲，豪放自然的特点。为了见证自己学书的过程，当年王老批改过的厚厚一叠作业稿，至今迈人兄依旧很好地保存着。

王老对自己的外甥怀有很高的期望，常常说他天赋很好，每次与外甥见面，不光指点书艺，更讲解书法理论，端正学书态度，有针对性地开小灶。有时想起了什么问题，他便随时提笔，写信告之。这几十通信函里，同样凝聚了王老望甥成龙的拳拳之心。如王老在一封信函（见图）中叮嘱外甥：题款不能潦草，叮嘱他别把写字当消遣，而要视作成就一件无比大事。信的最后便指出：“写字生要成熟，硬要写到软。”

迈人兄没有辜负乃舅期望。现在，他已经是上海书协会员和吴昌硕研究会理事。即便到了耄耋之年，艺有所成，他依旧手不停挥，致力于继承、弘扬吴门书风。与此同时，他研究书法史和书法理论，阅读古代史和近现代史。他说：“我永远会记得舅舅的话，把书法作为成就一件无比的大事，而不仅仅是消遣而已。”

中秋有三大吉祥物：丹桂、玉兔、蟾蜍。丹桂寓意富贵；玉兔捣药是长寿的象征；蟾蜍属蛙类，蛙者多子也，意为多子多福。我酷爱小动物，尤其萌态可爱的那种，蟾蜍也就成为我收藏视线中捕捉的对象。

第一组“夫妻蟾”木雕（雌性比雄性大）。（左 1）每当惊蛰起，蟾蜍进入繁殖期，媳妇背着丈夫谈起了恋爱。这是今年在上展中心古玩展上以六百元觅来的，采用小叶黄杨木，其质地细腻，纹如象牙，雕工精细，形象逼真。

这位武士（左 2）挺胸，握拳，着相扑兜裆裤，正施展“蛤蟆功”。别看它“包浆”挺括，仪表堂堂，要卖相有卖相，要分量有分量，其实它是石粉浇铸的东西。近日，在灵石路古玩市场 50 元就被我拿下了。

这位瞪眼的“陶”姓庄稼卫士（左 3），是从“葛德和”收来的“养子”。七十年代我单位在外滩，我是“葛德和”的熟

陆康隶书的金石气与装饰味

◆ 董少校

漫步在书法展厅，或者翻阅一册作品集，熟悉上海书坛的观众读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：“哟，这幅字可能是陆康写的。”细看作者，果然猜得不错。身为当今海上创作活跃而实力出众的艺术家，陆康不仅因瑰美奇秀、旷达文雅的篆刻为人们熟知，还在书法领域取得了不凡成就，五体皆能，尤以劲朴俊逸的隶书形成鲜明的个人面目，遥遥一瞥即可轻易辨识。

在祖父陆澹安指授下，陆康六岁即临习书法。陆澹安藏帖丰赡，书法造诣深厚且富于变革意识，引导陆康广临诸家，隶书即有十数种。凡《曹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乙瑛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石门颂》等，陆康皆心追手摹，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，吸纳诸家精髓，化成自家营养。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，陆康未曾放松对隶书的研究与探求，眼前这部《苏东坡前后赤壁赋》（见图）是他隶书的又一项沉实收获。

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能够为时人乃至后世所铭记，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，那不是因为他家



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，中国先民已造出了漆器，那时使用的漆液里已经掺和各色颜料，有的还在漆器上粘贴金箔和镶嵌松石。

当今，如何传承并焕发这门古老艺术的活力，给诸多漆画家出了一道难题。中国大漆艺术的领军人物、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理事会副理事长范福安以他的作品

蟾蜍杂项拾趣

◆ 原野（上海）



客，常去觅宝，当时进店就被它吸引了，这是采购员小董从厂家取来的赠品，见我如此喜欢，便送了我。它非常珍贵，在其他陶艺市场上从未见过它的身影。

这只香榧木“拉风哥”（左 4）是十年前从光大会展上请来的，当时展台上，它被置于一个根雕花架上，独领风骚，以“洪荒之力”摆出了助刘海招财的 pose，我一眼被它迷住了，于是欣然解囊将它请了下来。

这只眉目清秀的岫玉金蟾（左 5）是八年前从辽宁岫岩带回的。号称“玉乡”的市场上各种玉雕，琳琅满目、惹人喜欢，价格也可以，我想这里是产地，机会难得，当下“张飞吃秤砣——铁了心”选了三只不同形态的玉蟾。

这位沙漠漆金蟾（左 6）头呈三角扁钝形，鼓着一对大眼睛，略作侧视，一只小鼻子下垂着一张大嘴巴，大弧拱背，前足呈怀抱状，形态自然逼真，纯属大自然鬼

陆康隶书的金石气与装饰味

◆ 董少校

庭富有、地位显赫，而是因为他使用并提炼出个性化的艺术语言，造就新的作品风格。陆康的隶书技法纯熟而体势流美，易于识别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书法具有金石气与装饰味。

作为蜚声沪澳的篆刻家，篆书是陆康的看家本领，他曾出版《名家导临——篆书》（2005 年）这样的专业著作。在他看来，隶书并非从甫一问世就成熟完善，篆书向隶书演化存在一个两体混杂的过程，在隶书中借用篆字不仅符合书法进化的逻辑，也可以作为形成个人风格的策略。《前后赤壁赋》中部分文字借用篆书，如“不”、“山”、“有”、“无”、“夜”、“笑”、“流”、“断”等，皆符合隶书形貌宽扁、蚕头燕尾、一波三折的基本特征，然而基本结体采用篆书，完全被“隶化”了。巧妙地借用为作品赋予高古之气，把受众引向两千年前那段篆隶交替的历史时期，字体的间歇性变化尤其为欣赏带来跌宕起伏的节奏。与此同时，陆康运笔娴熟，透出刀刻之意，增进作品的金石气韵。

陆康隶书金石气的另一个表

现在于注重相邻文字搭配布局，如同篆刻腾挪穿插营造章法，作品局部疏密有致，整体上稳健而空灵。《前后赤壁赋》以画有方格的宣纸为载体，相邻的两横两纵即构成印面的基本结构，陆康凭借深厚的治印功力，在书写中对字体形状、笔画长短、线条走势都巧妙选择，使一个个的小片段都有所呼应，顾盼生姿。如“不”字首笔为长横，左侧相邻的“而”字在起笔时显著下移，避免两横打架。“用”字左笔挑起靠近界格，左邻“无”字末笔捺画伸向下方，再左侧的“所”字短横取势右下，与“用”共同呼应“无”字舒展开来的左波右磔，呈现出平衡之美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陆康《前后赤壁赋》不能像对待古碑拓片那样将文字重新排列，那会破坏陆康在布局上的匠心，所以出版时采用影印方式。单个文字同样注重疏密搭配，如“变”字上部笔画多而下部笔画少，陆康分别以细笔和粗笔出之，形体稳当，交待清晰，像篆刻一样考究，读来赏心悦目。

如果说金石气是陆康隶书因筋骨强健而生成的内在意蕴，装

斧神工所致，两年前还上过媒体，已成了奇石圈的小明星。

这组“母子情”竹雕（左 7）是从藏宝楼觅来的。金蟾隆鼻阔嘴，满身蟾钮，丰体肥硕，煞是可爱，艺人巧取竹瘤和竹疗，穷工殚巧，惟妙惟肖地将蟾的形态刻画出来。

蟾蜍出镜率远胜青蛙。无论是神话中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蟾，都与人类关系密切：民间有“刘海戏金蟾”的故事，认为得之可致富；古神话中认为月中有蟾蜍，称月为

蟾，以蟾宫指月宫，蟾蜍被赋予可超度死者的灵魂，羽化升天成仙，以致在许多汉墓壁画、帛画和石刻上，常见其神化的图像；在风水上，与貔貅搭配使用，貔貅是守财的，而蟾蜍是招财的，在器物应用方面有张衡候风地动仪上的部件、北魏建筑吐水承溜装置和砚滴或砚台；现实中的蟾蜍是农作物害虫的克星，在消灭害虫方面远胜青蛙。总之，蟾蜍闪耀着神秘的灵光，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。



饰味则是形貌纤秀而具备的外部特征。通常隶书起笔为圆而收笔为尖，陆康以跃变而非渐变的头和尾强化这种态势。他的隶书头部藏锋并猛然凸起，近于方笔；尾部骤然收尖出锋，形如带勾。尤其是收笔略顿逢锋，轻盈挑起，舒展而飘逸，传递出一种轻松畅快的情绪。此外，陆康还注重以相同笔画的近距并置营造文字的空间感。《前后赤壁赋》中，“天”字二横、“羨”字三横、“复”字两撇、“将”字三点等，排列紧密，与其他部位的宽绰形成对比，张弛有度。这种外在的装饰味与内在的金石气相融合，为陆康隶书赋予氤氲绵长的魅力。

再现漆画辉煌

◆ 王晓君

有力地解答了这道难题。2015 年，是中国、丹麦建交 65 周年及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75 寿诞。范福安受文化部之邀，为玛格丽特女王及王夫亨里克亲王精心创作漆画肖像。范福安通过油画形式介入创作了玛格丽特女王及亲王肖像。按老工艺，范福安在原木胎上打磨、上漆、贴麻……经几十道工序后，他再以大漆、金粉、银箔、玉石、钻石、贝壳、蛋壳、朱砂等纯天然材料绘画。女王肖像（见图）基于暖色调，亲王用冷色调。范福安说：“用暖色调可体现女王高贵、雍容的女性魅力，用冷色调可体现亲王含蓄优雅、温文大气的风度。两画相合，

琴瑟和谐，象征着他们相知相伴、天长地久的恩爱。”在整个漆画中，我们能体味到色彩及块面的油画感，然而漆画的审美印记又牢牢地扎根在你的心中，如用大漆勾勒的女王的白发蓬松有质感，纯金着色的服饰，珠光闪闪的耳环或镶嵌，或堆漆、或漏刷，艳丽而幽雅。作为国礼送给女王的两幅漆画作品倍受女王及亲王的喜爱，他们接见了范福安并询问了漆画的历史，当女王得知漆画在中国已有七千多年历史及漆画创作的工序时，她十分高兴地说：“我登过万里长城，到过荣宝斋，我喜欢中国。”

还有一幅“恭王府海棠”漆画，更是引人注目，它是与中国

画完美结合的典范，缥绿色的叶子与胭脂点点的海棠花摇曳枝头，在黑漆为底色的衬托下，光彩夺目。色彩本已很丰富的漆画加上镶嵌的螺钿、贝壳、金属等材料，画面上的色泽鲜艳得令人叹为观止。

同样，范福安也将版画艺术的平面效果与漆画中的镶嵌技术相结合。他的以家乡为背景的宏村系列漆画便深得当地居民的喜欢。范福安将粉黛黛瓦马头墙、民居祠堂及牌坊一一列入自己的漆画之中，范福安说：“家乡有伴我读书的青山绿水，也有供我成长的烟熏火燎的厨房，更有我美好的童年及任我遐想的少年……我用版画式的漆画，单纯地，概括地，明快地展示我的心声：一来表露自己的思乡之情，二来弘扬新安漆画的古声，三来进一步寻找漆画与其他画种有机的结合点，让漆画韵味更浓……”